蔫蔫人的怪脾气

（纪实文学）

·潇阳·

那天，头儿把我们几个哥们姐们叫到办公室，他说要给我们派个新班长。头儿是个陕北人，一口陕北“普通话”说得怪美。他说：“以前你们几个调皮捣蛋，象没戴笼头的马。今日给你们挽个笼头，让你们也知道个厉害！”

头儿平时喜眉笑脸的，今日咋是这个态度？也不知把哪儿的神仙请到咱这当“土地爷”，看把他张狂的！

等到了上班时间，大伙一看全乐了。原来神仙不是别人，却是铆钉班扛铆枪的老周。那老周站在那儿，蔫不悄悄的，浑身上下没点儿起色，就那双小眼睛还象回事儿，眨巴眨巴的。哈哈！就凭他，也想揽咱这瓷器活？真让人笑掉牙了！你可别小瞧咱这对架子班，上边有五、六个班组为咱备料，下边有四、五个班组等咱送米下锅，举足轻重哩。车间也是，让这么个人下来扛大梁，压不死也累爬下啦！不过话说回来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听人说这老周“七十年代渡过江，八十年代扛过枪”（江：指黑龙江。枪：指铆枪。）经历也不凡哩！虽然感觉这人没脾气，蔫不悄悄的，但日子久了也不定能爆个冷门呢！

说话间，开始干活了。班长老周喊一声“干活”！大伙就换了衣服叫来天车，把百十斤重的槽钢，几吨重的钢梁齐码码摆开！以前也是这么干，可速度总也赶不上来，主任和调度跟在屁子后边一个劲催。现在倒好，人家老周也不急也不躁、张三李四王麻子男男女女的一安排，各人干各人的活。他自己蹲在图纸跟前，左比划右比划的，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人说蔫牛不歇响，靠这成色怕是要耽误事哩。至少，你想多歇一会儿，那是墙上挂门帘儿了啦！

哥几个正念叨呢，老周过来了，拿一盒烟给大家。这几个烟鬼也不客气，你一根我一根吞云驾雾，过够了神仙瘾。老周才慢吞吞说：“烟抽了茶喝了，也该活动活动了。”大伙说“行吗，你是头你说了算！”他却笑说：“我光杆一根，没你们大家帮忙，连个车毛都拢不到一块。”“哪里，哪里。”大伙嘴上谦虚，心里却甜成了蜜。干活时，都想露一手给老周看哩，那活不知不觉干完了。检查员把尺寸一量，不说话只是点头。后边几台车索性开了绿灯，挂上了“免检”牌。这又是一个例外。以前我们班出了几次质量事故，把主任老高气得吹胡子瞪眼，又是扣奖金又是开大会，这回他倒省心了。

过后，俺们一打听原来老周在东北培训时，学的就是这个。“喇叭是铜锅是铁”，了解了他的底细，大伙就不敢再越外。谝闲传干正事，都看老周的脸色行事，倒把他弄得不好意思。为了活跃气氛，他冷不丁开个荤腥的玩笑，逗大家一乐。那笑话出自他的口，本身就够幽默的。偏他说完还要装个正经，就越发逗人笑了。

当然，老周也不光捋顺毛，他也有发火的时候。有一次，车梁对错了位，活干了多一半。大家都干累了说算了算了，下不为例。可老周不答应，他把小眼睛一瞪，说：“算了，啥叫算了？这车要放在铁路上要是出个差错，你哭都来不及呢！”

“那你说咋办？”

“咋办？拆开车从头来！”

这时，他把衣服都换好了，准备坐车回家。看是这情形，索性家也不回了。从气割工手中拿过割枪，把焊好的活重新割开。女焊工的脸阴得都能拧出水，可他看也不看。直到把车架重新对好了，他才松了一口气。

有人说老周象黑脸包公，有人说他象红脸关公。最后不知谁说了一句，把大伙全逗乐了。他说：“班长象‘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人都让他折腾坏了！”

这话传进老周耳朵，把他“气愤”得不行。说“这些娃没大没小的，我这么大年纪竟也敢拿我开玩笑？真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此后他果然把俺们抓得生紧，只怕再出什么岔错。俺们逗他说：“周师，你把我们卡得这么紧，就不怕俺们指你的脊背骂你家老人？”

老周笑一笑说：“只要你们高兴，随你们闹去。我是快退休的人了，等我退休后，想听你们骂我，还听不着了呢。”

一席话说得人心里怪难受的，但他自己倒不觉，只顾一心一意干他的活！

文职警察

（散文）　刘三余

摇笔杆儿的，吹喇叭的，大笔二笔（大×二×），鸡肋，冬烘先生。或褒或贬，或俗或雅，一任调侃。这，就是文职警察了。

抽烟的手指头熏得焦黄。上不了枝次的金丝猴，材料是靠烟熏出来的。于是，从办公室到身上的衣服乃至肌肤的每一个毛孔，便浸了浓浓淡淡的烟味，送去打印的材料亦有。惹得打字员小姐噘起可爱的小嘴巴说讨厌！就戒，为省钱，为身体为可爱的打字员。又戒不了，抽得更凶。“宁舍婆娘娃，不舍烟把把。”出此豪言的始作俑者，是文职警察。

白日里上班写材料，晚上在家赶材料，一天到晚脑子里晃悠的尽是材料。“打仗”进一寸，材料忙十分。部署、计划、讲话、简报、总结、表彰……腹稿是待字闺中的千金，打印是后发生的是泼出去的水。心无旁骛，走起路来就显得沉重，懒得说话。就有人说“骄傲”，便更沉重，到后来，骄傲连同钱一样不值钱了。但钱依旧是钱，而骄傲从来就不值钱，不值钱也不能白送哇。如今连一顶“骄傲”帽子也遗了的，是文职警察。

没有了骄气就剩下了骨气。骨气不顶烟，便发了稿件赚烟来。稿费和烟瘾同步上升，收支大体平衡。没有“财命”不能“皮尔·卡丹”，“金利来”什么的，就只好四季穿警服，不为扎势只图遮体，美其名曰“老虎下山一张皮”的是文职警察。

不写的人指挥写的人给不写的不会写的人写。一般人干不了这“细活”更瞧它不起。不写的不会写的能立功，能进步，写的几十年一个嘉奖也弄不上，为他人作嫁衣裳。“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感叹后继无人，是一种信念的坚守？持这种莫奈何心态的，是文职警察。

第一个抢先下小车为别人打车门的，外出为人拎包的，会议前用麦克风“喂喂”又不讲话的，被头儿亲昵称作“拐棍”的，是文职警察。

“拐棍”的用途妙不可言，高兴了，用它在空中舞扎舞扎；哪儿不舒服了，拿它在地上墩打墩打。开会了，领导看着讲稿欲言又止，底下乱嚷嚷：停电了，停电了！就走近墙角掀下电灯开关说：停电了咱也要掀亮它！自家板平了脸，惹得领导和大家哄哄笑的，是文职警察。

腰里不插枪的警察是文职警察。

长年患痔疮一直拖着不去治的是文职警察。

全国首家性研究会的议题：理想的生活，是讨一个温柔体贴的日本老婆，再讨一个很浪漫性欲自然很强的法国情妇，还要有一个中国的女厨子，外加一套英国式的乡村别墅……七角钱的凉皮作午餐，用“议题”作佐料吃的口舌生津的，是文职警察。

十个警察扎堆儿，你要找到他？努，那胳膊肘与臀部衣服起毛发亮的，就是文职警察。

怕是有无法消受的福

田长山

马齿徒长，连过去一些好象懂得了的一些浅显明白的熟语格言，反而弄不大明白了。我回家当农民那阵子，乡亲们常说：“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前半句好象还比较好懂。吃糠咽菜，风餐露宿，甚至如史籍记载的灾荒三年“易子炊骨而食”，人，都能顽强地活下去。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加给人再大的“罪”，一般人都有极强的隐忍和承受“罪”的能力而求生存。这大概是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一脉相传的遗风吧！我回家种地那阵子，正是“鸡尻子是银行，玉米面是主粮”的年月，人们忍受着困顿的紧紧巴巴的日月过活，也都还在实干苦干加巧干地干着，而现在日渐温饱之后又开始富足的“福”竟能享不了吗？我不大明白。

“只有享不了的福”，这话不时在耳边响起，而生活也不断地为它作着注脚。能睡席梦思床该是福吧。但是呱呱坠地时就睡土炕后来一直睡硬板床的微贱之躯，一开始睡席梦思睡不安稳睡不舒畅早起腰疼；“隔三岔五解解馋”该是福吧？但是用包谷糁子锅盔粘面油泼辣子熏陶出来的胃口，受不了山珍海味生猛海鲜之类的狂轰滥炸，吃不舒服吃不饱有时回来还要再吃家常饭才过瘾；坐小车是福吧？除非急事赶紧，总不如骑自行车脚踏实地自由萧洒眼界开阔；穿西装是福吧？但穿西装的太多的规范束缚让人拘谨，我还是喜欢穿夹克，随便、自在……看着现代文明提供的许多社会进步带给人的福份，被生下来就在福份之中的下一代甘之如饴地享受着，而自己明明消受不了或消受起来不习惯，猛然就想起“只有享不了的福”其是参透禅机不可小看。这时候，用来理解守旧的生活方式，它确是一种习惯，很不容易改变的。站在个人角度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趣味面前无高低，消受不了就消受不了吧，因为这也决不至于成害群之马，成不安定因素之类。

“只有享不了的福”若仅止于此也倒好，未想到的是它的深邃，竟成为人生和社会的警策让我吃惊不小。在我们常人眼里，有钱钱多肯定是“福”了，但是享受不了者却大有人在。吃喝嫖赌等等人生罪恶不是因为钱多而又不能正当支配使拥有者不能正常消受么？在我们这个还比较看重权力看重官的国度里，位高权重肯定是“福”了，岂不知好多不受监督的权力产生了多少怵目惊心的腐败，权力的拥有者不是一样在受着法律的治裁舆论的谴责么？……人真是奇怪，处困境倒可顽强求生，处福地倒在精神上有时爬不起来，这消受不了的福，怕也在暴露人性的弱点，并呼唤与消受福应该相配相副的人格及素养。

由此可以想到很多刻骨镂心的熟语格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创业易、守业难”，“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其深刻处在于对我们的人性并不全持乐观态度也并不完全自信，而更注重人自身在社会实践中对自身弱点的克服而获得更大自由度。

我还是顽固地以为，怕是有无法消受的福，更不用说把享福同犯罪渎职违法乱纪等等混为一谈的所谓福了，那更为善良的正常人消受不起。

慈母手中线　赵文利　摄

张虹，走不出青春的女人

赖甫跃

张虹今年三十八岁，生活工作在海风吹不到的陕南山地安康。也许是害怕一道秦岭遮住自身的光彩，也许是有意反抗生活的平庸，张虹钟情于红的色彩。人们说她是走不出青春的女人。这不仅指她的服饰，更指她的个性和作品。

为秋天的一枚果对上苍心生感激，为春天的一片草芽泫然泪下，为一次爱的际遇忽喜忽悲，在冬雪里忧思绵绵，夏日，面对窗下桐树相依恋恋。痴痴迷迷的张虹，仿佛要在青春里徜徉永远。她在诗里热烈地说：我的胸腔是一座不老的火山／分分秒秒喷射着滚热的岩浆／我是流萤　生生死死／都是一点明亮的光。爱与死，是她诗的主调。她的诗在爱情的梦幻里姿意驰骋，其率真如火的情绪，痴迷浪漫的形象，使人觉得字字都是一颗跃动的年青的心，行行都是一片情的汪洋。

张虹说，她的散文是坐在家门前，悠悠地诉说遥远的故事。她笔下的文字美丽凄清，宛如行云流水。读她的散文，你时时感觉到是一个美丽的诗魂在向你诉说。她的散文率真忧伤，善解人意，温情脉脉，盈盈暖人。

张虹并不一味的美丽凄清。她也壮怀激烈。正如她跳迪斯科时疯狂得让在场所有人为之侧目。她的小说也令人刮目相看。她的小说逼近严峻的人生，洋洋洒洒，从各个角度描写生活对人性的无声无息的毁损。人的失败，失败的人是她反复咏唱的主题。学院的迂腐气，文化单位的精神衰亡，使她深恶痛绝。她的笔锋逼近这些角落的时候，便显示出苍凉大气，男人般的雄沉博大。她特别钟情于农村女性的命运和生活，她们的爱情，她们的悲欢离合，她们人性的压抑与被毁损，是她关注的焦点。

张虹在陕西南部汉中南沙河边长大。南沙河边美丽的自然风光赋予她无限诗情。数十年的文学创作，荣辱交织。生活对于事业型女性的排斥和不相容，曾使张虹受尽精神折磨。她常说，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有一万个理由倒下去，有一万个理由撕毁自己，对生活做出最彻底的抗议。然而，她却象红色精灵一样，在苦难中升华了自己。她是那样地热爱生活，一片树叶，一枝草芽，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能感觉出无限诗意。她是那样地热衷于创造，试图用小小一支笔建造人类精神的金字塔。她的眼睛始终张望着秦岭以外的世界。

冬天

徐少志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冷的，
沸腾的，是彼此的心声。
淹没了春花、夏日、秋实，
终于敞开了裸露的胸怀，
眼神凝视着，死亡的生命。
你严酷地关闭了沉甸甸的房门，
难道仅仅是为抒写一首严厉的诗篇？
我从没有读懂你
却让我做了一个又一个关于爱的梦：
轻轻地飘起，化一道春天的炊烟，
留给世界一缕永久的思念。
呵！我终于懂了，我悄悄地告诉人们
冬天是严厉的父亲，
时而亲近，时而疏远。
虽然感觉你冷冷冰冰，
但心里却燃烧着爱的火焰。
无论远了，近了，近了，近了，远了，
远近都有含泪的眷恋。
呵，冬天，我爱你，

葛然回首

翟舟楠

也许只有走过生命最深刻的伤痛，蓦然回首才有无数的感慨和思绪，才那么清晰而逼真地描摹着过往的年华。

岁月的流水轻风，使我们忘却了许许多多的往事，淡化了往日多少情怀。然而，也有许多往事却在蓦然回首之际又记忆犹新。而这些往事也许不一定是你过往生活中的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但不管那是一段多么微不足道的情节，都曾牵动你的一片真情，一丝微笑，一缕忧伤……

十七岁那年，生活将我搁浅在一处遥远的山乡，带着一种好奇而又异样的心情，我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学校岑寂地伫立在漫坡下面，瓦楞上那密集的蒿草，直叫人觉得这里的日子是那么悠远和空静。大山的脚下是幽幽的谷壑，山峦连绵起伏，一直到化为迷濛一片，消融在远远的蓝天白云里。我无法描述那里的岁月是怎样的漫长和寂寞，靠着山野四季的风采养育和滋补我孤独少年的心。在那里，我送走了多少个云烟春秋，风雨冬夏。

那是一段沉郁而凝重的日子，也在我刚刚接触人生这个无法探究的话题时，就已感悟到生命的苦难和孤独，并因此而改变了我的性格，决定了命运始终的悲剧。而当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忆这段岁月，却又有许多说不清的依恋和思绪。也只有在今天才觉得那曾虽是一段苦难的日子，然而留给我的也并非全是暗淡的东西……

也是在那一段失明年岁的夏天，我去看望一个被分配到同样遥远山乡工作的女性朋友，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我去的那天才知道她已病倒多日。那地方很苦，医院也远，我跑很远的路程给她买回来药。在我准备离走的那日午后，我将煎好的药最后一次送到她床前，那一刻她哭了，她十分地依恋起来，她望着我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最后才轻轻地吻了我一下，立刻一股酸苦的药味透彻了我整个感觉，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离别的滋味……

回首往事，留在我们记忆版图上的东西太多太多，而那中间的许多事又常常是一个人的生命负担。我们走过了一段人生的亮丽，我们更习惯了生命的阴晦与沉重。当我们能平静地接受生活的赐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也就宽容了所有曾经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伤口的人们，甚至于我们感谢因为那些伤口而鲜生出经风历雪的厚重的黄土，并在那黄土中诞生了新的生命和血液……

在我的生活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人。她是我学习美术期间的同学。自认识的那天起，我们就毫无休止地斗争，虽然那中间夹杂着无数说不清的爱与恨，而有时的争斗也会失去一种仁慈。我们是在斗与争之中度过了那一段艰苦的学生生活。当我们结束十年寒窗，开始告别又一种人生的时候，我们似乎都有些依恋起来，我们没有忏悔那曾经许许多多的美好时光是在完全不愉快的气氛中过去的，而真正地感到过去的一切不管是愉快，抑或是痛苦，都成了这时最美丽和温馨的回忆。

那以后，我们做了知心朋友。我们同样还在斗争，这种斗争却与学生时期绝然不同——我们相互监督和校正人生航程的误差；相互塑造和完善生命的亮点；相互搀扶和携带走出人生的低谷……

每一片即将离别的叶子，都留下春天优美的方式；每一次夕阳西沉的时刻，都有一种振感人心的壮丽诞生。告别也是人生最美的风景。当我们双鬓斑白，拄着拐杖走向晚霞的时候，我们面对生命的归期也许会这样想：似水流年，长大的不仅仅是岁月。我们从平平淡淡的日子中，终于走向了灵魂的辉煌和自由，站在通向天堂的门槛边，我们蓦然回首，慢慢地举起手来，以完善地归于自然的心情，向人生旅途中的悲欢离合，阴差阳错，轻轻地挥手作别。这时，那过往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情结忧怨，都在蓦然回首的眼神中得到了最好的注释……

苦旅

马林帆

切莫忘记倾吐

不要把苦闷、悒郁甚至痛苦捺入心底。

要找一位你所信赖的朋友倾吐。

倾吐的对象，最好是阅历丰富、胸襟博大的长者，或是善解人意、极富同情心的人。

我说倾吐，其实是释放，是将难咽的苦汁化作欢乐的佳酿，是重新追回那个赤条条的一无重负的自我，从而重新获得轻松与欢悦。

也要善于听人倾吐，就象那位智者在倾听自己的倾吐一样。

听人倾吐，要神情专注，用眼，用耳，用心，去感受倾吐者每一字发自肺腑的困惑和迷惘。要有同情心，理解心，恰如渊鱼潜底，即是极细微的冷暖变迁，也都能在一霎敏锐地感同身受。

听人倾吐，需要一份爱心，一种辐射高倍热能的语言，去化解对方心灵的块垒，替其拨开眼前的浊云，拂去耳畔的噪音，使其宁静，促其明彻，从而再次看到头顶依旧有轮太阳正在升起，千缕万缕金色的光芒，如同千只万只金色的手指，在颤颤地抚摸每一寸受伤的心灵。

善于听人倾吐者，是播洒雨露阳光的人，是比施舍金币还要慷慨大度千万倍的真君子，是唯求给予不求回报却一旦有难便有无数手臂支撑的人。

倾听倾吐，是爱的至境，是生命的律动。

倾吐，新陈代谢，生机无穷。

倾吐与倾听，化腐朽为神奇，人间因此才闪爆出崇高耀目的亮点。

还有一种朋友

朋友，有挚友、憎友、密友、酒友、牌友、战友、学友、文友以及“孩提交”、“忘年交”等等多不胜数的称谓。

还有一种朋友，是上述种种之外的又一种，叫病友。

病友，是名副其实的患难之交，是因同病相怜、相互扶帮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悲壮色彩极浓的友情关系。

因曾同居病室而逐点加深了认同，分手后则怀念、思念、惦念之情与日俱增。

忽一日，彼此再度相逢，始则惊愕，继则唏嘘，连连感叹上帝待已不薄，最终网开一面，没把自己调遣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病友握别，相隔千里万里，却彼此印象永难泯灭。会写字的，常鱼雁往还；不会写字的，却也常在梦中遥寄思念。偶有机会，碰到病友乡邻，则常常不把对方近况讨问个一清二楚便不肯罢休。平时，与家人闲谈，这病友，便是首选的话题。谈其人，谈其病，谈其可爱的优点和其同样可爱的缺点，谈音容，谈笑貌，这，本身能说不是一种更加深沉的怀恋？

病友，极富恻隐之心。见同室有人一旦出现危况，便不由自主地扯开微弱或者沙哑的嗓门，喊护士，呼医生，甚至忘记自身也同样是位正在接受疗救的对象。

病友，无分男女老少，长幼尊卑，一律儿的人人平等。小至几岁的孩子，大至白发垂垂的老人，都可以亲密得如同弟兄姐妹。那份情，那份爱，在如今的滚滚红尘之中，是很少能够领受得到的了。

同是病榻沉疴人，相逢何必论名份。

患难与共的友情，是绝不亚于孩提、同窗、同事之交，而较之那些酒肉朋友、金权之谊，则不知要纯净高尚出多少倍了。

有道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我要说：人之既病，其情弥真！

站在分界线上

生与死的界限这么清楚——

傍晚我还去病室看他。他平静的清晰地说：高烧39度；想睡，又睡不着……。然后，让人帮着翻过身去，喘息着，呼吸显得异常困难。第二早，见到他的红肿着眼睛的姐姐，这才晓得，他昨晚已经走了——在黎明前夕。

生与死的界限这么模糊——

就在前天上午，他还在医院门口的街上走着。我从后轻轻拍了拍他的右肩：怎么跑出来了？他缓缓转过头来，朝我平静地一笑：吃点饭。然后同样缓缓地走去，脚步，看似并不滞重。那时，生命分明在着。怎么会……这么快啊？！

清楚而又模糊的分界线啊！

有人是渐渐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清楚。亲属清楚。周围熟知的人也清楚。都在等待那既使人畏惧又使人揪心的时刻。

有人却卒死于一瞬。突然地沉重地打击会使每颗还在卜卜跳动的心灵嘎然休止，而后又突然复苏，震惊、呼号、悲恸欲绝。

有生便有死。花开花谢，生生灭灭，轮迴往复，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但绝非一切死亡都不可抗拒。

“唯有经过惨变而能看到自己生命道路的人，都能否极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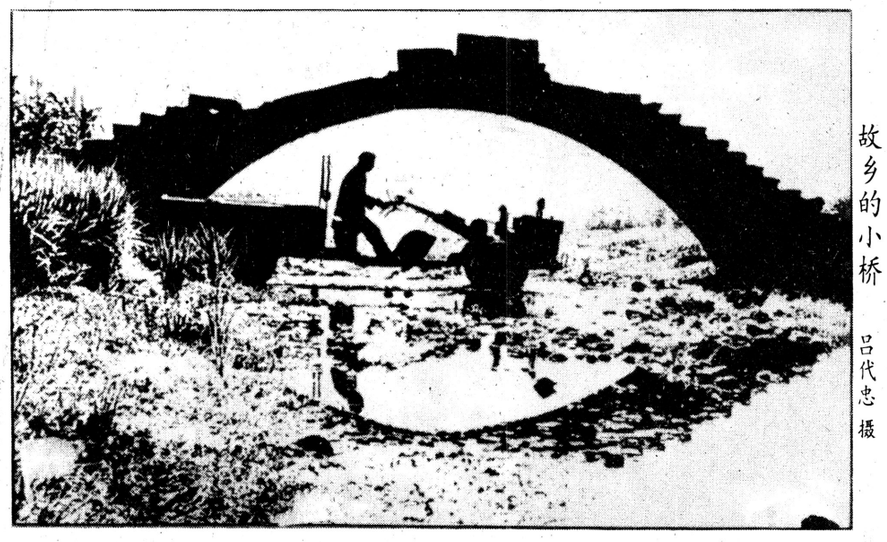
那么，站在分界线上，人啊，有什么理由拒绝微笑呢？

爷爷的菜地

刘金岩

搬家对于我来说，那是很高兴的事，不是吗？有新房子住，有那能独享欢乐的小屋，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只是爷爷不高兴，从不去那新分的三室一厅，而是坐在他那片地里，静静地看着，他总是舍不下住平房他所拥有的那架葡萄，那洼菜地，虽然那占了我们放车子的地方，但却是不敢提意见的，爷爷从老家来，唯有这片菜地叫他精神，爷爷整天侍弄那片菜地，说是菜地，不如说那是他的一种回忆而已，四米见方的一块地方，不大，倒也硕果累累，那嫩嫩的豆角还够我们享用几天，至于那鲜红圆滚的西红柿，等于他给重孙子们备的开心果，我们孙子都不敢胡动，而他们是想摘便摘的，连声招呼都不用打，因为太爷爷的吼吓声显得不那么威严，眼里净是慈祥和爱的光，他们便没有了害怕的想法，可有一块他们是不敢涉足的，那便是黄豆地，那一小溜溜黄豆地一年也就收几斤豆，可爷爷每年必种，他是从来不让吃的，而是极认真地收藏在口袋中，而且攒了一大口袋。一次小侄们打闹，把袋子里的黄豆弄了一地，爷爷真的动了气，那吼声叫一家人都惊讶。事后父亲告诉我，在那自然灾害的年代，父亲饿得浑身浮肿，父亲的师傅看了掉眼泪，给了他一把豆子，那豆子是泡的，父亲尝了一口，那浓香叫父亲觉得那便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可他不舍得吃，拿回家煮了一锅豆汤，爷爷的泪便下来了……

后来，在父亲的努力下，我们家和别人家换了房子，一楼，暗了点，小了点，但有个院，十个平方，能给爷爷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故乡的小桥　吕代忠　摄

□刊头设计／赵国明
□本版编辑／杨乾坤

本报地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办公室7224642 编报部7277708 记者部7224614 副刊部7224649 广告部7282196 美编室7224654 专题部7224664 群工部7224613 本报社激光照排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